

兼濟堂文集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次

卷之二十一

伯夷

柳下惠

董仲舒

韓愈

胡瑗

邵雍

楊時

胡安國

羅從彥

李侗

呂祖謙

真德秀

趙復

金履祥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劉因

曹端

胡居仁

羅倫

蔡清

羅欽順

顧憲成

高攀龍



伯夷

柳下惠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十一

嘉慶
雲巖
水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勳同較

知統翼錄

伯夷

按古之聖人非必好爲瑰意琦行以異於衆也其發慮制行凡以求心之所安而已矣其心之所安而非心之所不安則斷斷然持之以此始者亦以此終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一國譽之而不加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一

勸天下譽之而不加勸也若伯夷叔齊二子者彼其初豈有爲名之心哉伯夷曰父命不遵父之言則爲逆命叔齊曰天倫不讓兄以國則爲滅倫矣是以寧奔竄流離寄食他國而無幾微有動於中者彼以爲如此則心安理得不如此則心不安理不得雖居百里之國不啻芒刺在背撻之市朝是以孤行一意必出于此而無他途之可遷就也至於武王伐紂乃古今非常之變順天應人以救萬民水火蓋亦不得已之計二子豈不知之而必不以此怒武王寧餓於首

陽之山采薇而死其爲天下萬世慮至深遠也尊父
命明父子之倫也重天倫明兄弟之倫也扣馬而諫
明君臣之倫也二子當日之所爲震動天地煜爍古
今究其實乃爲名教之大防是天下之所謂竒行二
子之所謂庸行也天下所謂取怨之端二子所謂銷
怨之萌也彼不義之富貴軒冕何足以縈其中懷之
萬一哉夫子稱其不降不辱孟子稱其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惡聲意其得於天者至潔而學問已居克己
復禮之要故子輿氏謂聖之清而嘉其廉頑立懦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

世張巡許遠文文山方正學殺身成仁扶世界立綱
常其學皆原於此也自求仁之學不講以簞食豆羹
之色運斗筲筐篋之謀利欲薰心脂韋切骨抱頭鼠
竄於板蕩之秋改節易行於波流之日由是觀之二
子之所行顧不重哉余悲世俗不深察二子用心之
至猥以瑰意琦行超然獨處而同於輕世肆志者之
所爲也

柳下惠

按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何哉能脩其身而救世也

不脩其身未有能救世者能脩其身而不能救世猶之乎其身之不脩也故夫子告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與氏亦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聖賢出處之律令也然欲治之主不世出圖治之時不常有必欲大有爲之君虛已下交而後出仕則斯世斯民顛連無告將天生聖賢之心亦有負矣故孔子周流列國先之以子夏後之以冉有未嘗不欲得君而事之而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言愜然於長沮桀溺之流其所感慨者深矣韓

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孟子深知其德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其妻深窺其
心曰蒙恥救民謚宜爲惠也蓋惠惟以道自處則立
於巖廊之上可與諧臣媚子比肩紳佩而非誦處於
猷畝之中可與田夫野老擊壤謳吟而非鄙是之謂
和而不流也使非以道自處而徒毀方以爲圓緘默
偷安優游歲月非無舉而刺無刺將入於同流合汙
之鄉愿而不自知矣後世假託之輩若公孫弘張禹
胡廣馮道等依阿澆忍取悅於時天下或頌之爲中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庸伊或自稱爲長樂而曲學小儒亦莫不喜談而樂
道之以爲容身保位涉世求安之善術此正所謂德
之賊者彼蓋擬柳下不恭之跡而不知柳下不恭其
跡而恭其心畏天命而悲人窮實有得於夫子斯人
吾與之意君子不由在孟子自况則可而寬薄敦鄙
之深衷學者所宜究心也不然何以謂之曰聖之和
愚考史記不爲作傳竊疑司馬遷疎漏故旣爲傳繼
復爲論以表而出之

擬作本傳附後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謚曰惠爲士師三黜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
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孝公伐魯僖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曰魯人恐乎
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問何恃曰恃先王之命
也齊侯還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
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聖
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

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
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孟子曰柳下惠
不以三公易其介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
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
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
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
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也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
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寬鄙夫敦柳下惠死門

人將誅之妻曰將誅夫子之德耶則三三子不如
貴妾知之也乃誅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
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强察兮
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
子永能屬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
逝兮嗚呼哀哉竟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董仲舒

按自孟軻氏沒戰國之人汨沒於功利而不之止秦
棄禮義尚首功恃其强大吞併六國天理漸滅盡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

漢興約法三章救民水火治術淳茂但因循秦弊儒
術未弘雖以高帝之賢楚漢分爭之際項羽甫平過
魯以太牢祀孔子然未及頒布章程使海內咸知遵
守也以賈誼之爲臣遇文帝之爲君蓋嘗敷陳教化
矣改制度易服色謙讓未遑至仲舒乃下帷發憤潛
心大業觀其三策所對天人相與之際仁義禮樂之
功更化善治之意燦然可睹矣又曰天地之性人爲
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
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又曰道者

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豈非卓然有見者乎至於立太學舉賢才推尊孔子貶斥百家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自是以後武帝尊崇儒術天下後世皆知孔子之道爲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豈非仲舒之功乎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孟子曰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仲舒之謂與公孫弘媚嫉其賢假手驕王欲搆釁隙乃江都膠西兩任輔相正身率下所居而治正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

諡明道之言尤後世學者所宗尚以爲克已復禮之大端謂非兩漢第一大儒不可其學醇其功大孟軻氏之傳董子其選也劉子正稱其有王佐之才蓋非誣者歆龔之徒豈篤論哉特溺於災異玉杯繁露之術其言尚有未醇而性者生之質也若於性之深蘊有所未盡嗚呼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端木子嘗難言之而彤廷對策倉卒萬言又焉能以此遂測廣川學力之所至耶

按唐以詩賦取士一代君臣莫不雕琢聲律摹擬比興始則王楊盧駱繼則王孟李杜終則錢劉元白海內操觚之士風走響應泉溢雲湧自以爲家擅隋侯之珠人握和氏之璧求其擺脫蹊逕爲司馬遷班固之文者固已少矣又况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乎昌黎韓子挺生燕趙之墟篤志六經之業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細大不捐矻矻窮年然後作爲文章閱其中而肆其外而因文見道其於聖賢之理固已識其大者矣觀其原道一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敘帝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

左右生民之德終之以古聖賢相傳之統蓋得天理民彝之正而佛骨一表息邪說距詖行開千年來人所不敢開之口史臣謂其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坡公謂其功不在孟子下豈諛也哉先儒以退之吟詩飲酒及貶潮州爲大類所動要其自辨甚明不足爲退之損也或以爲原道說明明德不及致知格物然使其全無格物之功又焉能稱名取類晰義之大如此哉至于性有三品之說合於宋儒氣質之論但氣則有清濁厚薄高下之不同而性則無清

濁厚薄高下之不同也嗟乎退之謂孟軻氏之傳得其宗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孟子固道性善者何不直述其道而又爲三品之說舉其中而不遺上下得其一而不失夫二果性爲之耶抑氣爲之耶至謂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則似已了然于天命之理而又可概謂之不知乎考亭謂退之所論少一氣字誠有見也余謂漢之儒者董仲舒爲孔子之功臣唐之儒者韓愈爲孟子之功臣况其操行堅正議論奮發議討淮蔡宣諭鎮州立朝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

風采庶幾乎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安得僅目之爲文章之士哉故尙論退之者取其大而畧其小采其華而並擷其實可也

又曰佛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塔廟之盛至六朝而濫觴極矣竟無顯然非之者文公獨昌言力闢之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昔明神宗之世經學之教漸衰浮屠之說轉盛其時宮壺之中崇尚佛法數發內帑金錢營建寺宇損耗財力而一時縉紳大夫列在名流者亦莫不跣趺談禪號爲高致甚至以沙門之貌襲

寇裳之制又有三教先生之流牽強附會所在愚氓
奔走從之如狂如鶩洵名教之罪人也余先曾祖樂
吾公生于季世篤志潛修抱道不遇畏天命而憫人
窮奮然命筆作弗佛論雖爲流俗所駭而有識者亦
欽其正其闡發精微又有補昌黎之所未及者今錄
於後俾好學者深思而自得焉

弗佛論云佛在西域自請能徹性命除生死是或
一道也第其說之大旨在不生二字迺盜吾儒無
極二字而晦用之故謂有生卽有滅如有晝卽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

夜有生卽有死惟無生方無死所以歷萬劫而常
存者執此也孰知世界全在生之一字儒談所謂
無極天地未生之先是先天也自太極動生陽靜
生陰生生生化萬彙萬品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舉
由此出如胥遵無生之旨則天地萬物不幾於息
乎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其字人
旁有弗謂非生人之道也可遵乎不可遵乎究其
說乃一偏之極把吾儒費字要盡削越故以涅槃
爲真樂殺人爲度人普陀爲普齋摩頂放踵利天

下爲之謂之曰舍利後世採其支流以施舍爲學
佛復謬謂施舍可以成佛指佛賈利碎佛賣銅殊
可笑也蓋以天下之事非大利大害不足以聳動
愚人故捏倡輪迴之說謂吃齋舍利則金橋銀橋
旌旛接引以證如來卽投胎亦富貴榮華皇宮上
人不則六道十八獄無限苦楚轉相驚艷烘然瀾
於霄壤深入人心牢不可破猶吾儒精一傳心乃
是聖賢真脉何嘗有辭章訓詁禱禱功利哉自漢
儒附會以來異師異說波演無窮果傳心之旨乎

信之者非蠢愚之輩卽貪鄙之夫寧逋朝廷之賦
削齒牙以齋僧人寧背父母之恩缺溫清而供木
像請身爲徒請妻爲婢取辱昭昭倖福冥冥是何
心耶間有抑鬱無聊之人鰥寡孤獨之輩托此度
日賈利者卽從而蜂聚蠅營之甚至男女混雜匿
男作女念佛宣卷出入閨門雖未必有傷倫敗俗
之事而面目所虧損者多矣至若龍天無爲等教
謂父母爲坯模等說則又悖謬支蔓之甚者也有
化民成俗之責及學士大夫之家烏可不嚴此禁

乎嗚乎彼之所寶曰去貪去嗔去痴其鍊心曰戒
曰定曰慧不過竊吾儒懲忿窒慾破愚及定靜安
慮之餘緒耳儒道旣明將焉用之則有韓子之讜
論在

胡瑗

按自先王之教化不行士各以其意爲學魏晉以後
綺麗虛浮揮塵之流皆竊言語之近似者自矜名士
風流一旦起而圖吾君付之以天下國家之重如王
衍殷浩謝萬之流鮮有不債事者彼未嘗有所以習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之也今夫操舟者桅柁皆具必先試之港泊倘驟涉
湖海則及溺矣乘馬者銜轡旣施必先試以迨選倘
遽使逸騁則泛駕矣今以天下國家之大務而不習
之于素一旦縮符握綬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此安
定胡先生蘇湖教人之法以經義治事二者括其大
綱誠有得於先王庠序之遺意也禮以節人樂以發
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導化春秋以道義固足
以盡天下之事而極天地人物之用矣復益之以治
事者蓋經之所言但舉其大而不及其細且山川風

俗名物器教因革遷移之故古今往往不同欲有以通其變而使民不倦推行之而與世咸宜非講求之平日不可也諺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董仲舒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經義治事非用世者之事與網與宋自皇祐以後得人爲盛未必非安定先生之力也余考張橫渠受教於范文正而胡瑗亦文正之所薦則文正之在宋又豈但以功業文章顯哉蓋其學術有本故知人之明如此後世爲司成者乃日取時文而課之以是爲積分之法分別高下勦襲無用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之陳言不究其實非訓詁之迂腐則詞章之靡濫與虛無寂寞之學同歸於弊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有心世教者取安定之遺法而師之菁莪樸棧之化將蒸蒸日上矣

邵雍

按自伏羲畫八卦文周爲繫彖爻辭孔子作十翼而太極陰陽之秘固已闡洩無餘蘊矣然後世鮮有神而明之者邵堯夫以天挺之才聰明絕世而又受學於北海李之才受河圖洛書圖象其學遠有端緒史

所謂出於陳希夷者蓋亦有之乃作皇極經世之書以盡天地萬物之變其法以日爲元元之數一月爲會會之數十二星爲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三十年合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一元之數邵伯溫曰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嗚呼天地之理固不可以測識而窮然觀日而知元觀十二月而知會觀三百六十而知運觀一歲四千三百二十辰而知世豈不燦然可觀哉此

其超然遠覽必得之於口傳心授雖曰數學而其實子息午消陰陽進退之理上下古今不能越乎此也特其學偏於隱逸雖受命而稱疾不往豈才大難爲用與抑知時之不可爲而甘於泉石以終老與觀其答門生故友書曰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効何益可見堯夫之未嘗忘世也程伯淳與之論議終日退而嘆其爲內聖外王之學余讀觀物諸篇與擊壤集而知堯夫有得于先天之秘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不佞禪伯

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斯其置身羲皇以前
蓋默識夫太極之妙而觀喜怒哀樂未發者其亦本
于此耶自堯夫先天之學不傳世儒鮮有不流於異
端者彼烏知一動一靜之間爲天地人之至妙也

楊時

按宋之立國也弱自石晉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飛
狐以北重關複嶺榆關以東強兵健馬皆不在其封
域之內是以幅員固不及周漢晉唐之舊矣而其所
謂將相者趙普曹彬曹翰石守信等亦非有韓彭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奇謀靖勦之勇畧也惟以家法仁厚禮義維持以固
結天下士大夫百姓之心耳寇萊公識得此意故澶
淵之役力贊真宗渡河親征以就和議其所謂隻輪
不返者大言以壯軍聲而其實宋之兵力未足以及
此也王安石一執拗書生耳蓋嘗涉獵六經而不得
先王之意乃欲富國強兵以爲收復燕雲之計觀其
所立諸新法其中豈無一二可行者然而生事擾民
志在用兵就中青苗保馬之法尤爲害民况乎天變
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豈非小人而無忌

憚者乎蔡京祖述其說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卽
童貫趙良嗣圖燕之議仍拈安石餘論卒以亾宋昔
人謂王何之罪浮於桀紂余謂王安石蔡京之罪亦
浮於李林甫盧杞也龜山先生居諫垣九十日凡所
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
不可棄誠無愧於程門之徒也或者謂龜山不宐應
召出仕然蔡京薦之而朝命召之亦何妨出而救時
哉胡康侯言之詳矣若其學問得伊洛之傳實開羅
仲素李延平一脈其語羅仲素曰以身體之以心驗

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
意之表又曰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
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
言論所及也然朱紫陽猶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
其下稍入於禪學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
工夫余細觀其全集信有此病蓋其詩文沾沾於逍
遙養生維摩居士虎溪白雲等語則與淵明之不入
蓮社者有間矣要之程門高弟無出龜山之右者取
其大醇而畧其小疵在學者之知所取舍而已

按春秋聖人所以明道之用也昔周公相成王本天道以治人事凡禮樂征伐無不行之以天理之至公其後下堂而見諸侯於是乎名分倒置而問鼎請隧之雄無所忌憚聖人作春秋據事直書而是非自見是非既見則賞善罰惡之意寓其中矣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董仲舒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

而不知其宐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司馬遷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王安石何人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其與荀卿李斯之流相去亦不遠矣文定公仰承詔旨發憤纂修於是先聖傳心之典燦然復明於世雖其間聖人微旨亦有難於懸揣者要之雖不中不遠也文定謂其子宏曰龜山所見在春秋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但觀吾春秋傳乃是白頭六十歲所著必無大段牴牾又嘗答頴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

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至也
四端固有非外爍五典天叙不可違克四端俾五典
則性成而倫盡矣且反覆數百言論良知之宜擴克
若豫知後世有單言良知之弊者公之學可不謂純
乎若秦檜之抗論不立張邦昌又爲游定夫所稱是
以文定與之往來而豈料後之敗壞奸邪如彼其甚
哉檜主和議文定主春秋檜與文定涇渭判然又不
問而可知也

羅從彥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

按儒者之學患在訓詁繁多而不知性命之原又患
在詞說講誦而不知經濟之大此二者世之所爲詬
詈也若羅仲素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其徒步從
師旣得與聞河洛之傳而令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
象有以窺天下之大本至於用世之要語則曰祖宗
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斯二言殆非腐儒之言也
蓋宋之亡也由于王安石剝立新法輕變祖宗之舊
浸失人心而一時諧臣媚子若蔡京王黼輩不過恃
祖宗德澤固結人心之深而已矣卒至二帝蒙塵誰

之咎也雖然豈特宋哉下堂見諸侯文武之法廢而東遷之禍見也石顯爲中書高文之法廢而禍水之害興也張說募曠騎府兵之法廢而藩鎮之亂作也用兵加新餉條鞭之法廢而流寇之煽熾也倘守祖宗之法度何以有滅亡之事哉若觀未發之說終是少偏朱元晦論之已詳誠以人心無刻無未發之體在乎存存而不已故易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不必終日端坐而後見未發之氣象也然世人馳騫已久浮游怠惰不能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

見人生之初則于靜中先觀之以知其天命至善之本固學者存心養性之大端也周子曰主靜以立人極伊川又謂只用敬不用靜不亦並行而不相悖也哉

李侗

按後世之學者蓋亦習於格物窮理之說主敬修身之言然於大本之卓然者未能有見則沉潛淵默之中既失所以自養而浮游怠惰之氣遂無所以勝之此所以遇物而爲物所乘處事而爲事所紛發而不

能中節舛錯叢脞其端皆起於此也李延平受學於羅仲素羅仲素受學於楊龜山龜山則伊洛之高弟也其學問源流固已有所自矣至其所謂學者則惟在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嗚呼中者何卽所謂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不可見故於喜怒哀樂未發時驗之此時情欲不萌思慮未動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渾然其全備於此體認涵養主宰豈語言文字之所及乎朱元晦曰先生之學云嘗在目前只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

非禮無視聽正是如此而又曰吾儒之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卽此二段見先生之學內而無不遺乎外隱而不遺乎顯有得於形下形上之一致道心人心之密幾也夫以朱元晦豪傑之才聖賢之質猶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佛老而延平有以正之後來考究乃漸見其非是元晦之所以爲大儒者延平成之也延平之功顧不偉哉王氏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夫聖學豈遂亡也由延平澄心體認天理之說求之則顏子之不

遠復無祇悔不遷怒不貳過之學或庶幾焉
又曰佛氏者流著有心經於諸經之中自尊爲無上
妙義然不過大易艮卦象辭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之說蓋於人心之危者似已絕其幾矣
而於道心之微者未嘗有所窺也入心情也道心性
也惟精惟一以執厥中則道心之微者不禱于人心
之危矣佛氏但言心而不知性彼防其心之變則以
爲五蘊皆空聖賢言心而必言性默察其心之理則
以爲五質皆實實而未嘗不虛則喜怒哀樂之未發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謂之中之謂也虛而未嘗不實則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之謂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可爲善於形容中體者矣
李延平之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元晦以爲龜山
門下相傳指訣夫豈徒觀其氣象而已哉正觀其天
下之大本耳觀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耳由是以
戒懼慎獨存天理遏人欲是之謂上達之超詣也而
豈空觀者流哉或曰延平但言觀未發子今益之以

戒懼慎獨豈延平之學高而有所遺與曰非也延平
答元晦曰常存此心無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
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
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觀此語則
涵養省察之說延平未有所遺而元晦之得力於延
平固昭然可考矣

呂祖謙

按經與史非有二也在學者之所用心而已史固史
尚書春秋經之初亦史也後世之史雖不可以與經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並列然細心參酌天理人情之至亦何往而非精一
執中之奧乎呂東萊以名臣之後其家有中原文獻
之傳而議論英發無委靡齷齪之習見於奏對者固
可考矣至其所著東萊博議詞嚴義正意在箴砭當
時蓋東萊之時紀綱不振國勢日削君溺晏安臣思
跋扈東萊所以發憤論著不特旨合麟經而文之適
健藻采亦直逼左國豈眉山兄弟所可及哉茅鹿門
列王安石於八大家而不及東萊勿論其不知道並
不知人也家塾讀詩記朱晦菴亦稱其兼總衆說巨

細不遺摯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融會通徹若出於一家之言此豈專讀史而不留意經學者乎惜乎天奪之速使得享耆耄之壽其所造豈僅止於此而已哉至於入闈取士識陸象山之文其鑒別亦自不凡鷺湖之會蓋欲化其同異惜象山之矜已而自負也顧涇陽精於詩者也亦謂成公之書其理不可廢

真德秀

按自朱文公推衍河洛之傳而集註通鑑綱目得聖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經賢傳之意然自僞學禁起胡絃京鏜等逢迎韓侂胄之意排擊不遺餘力一時正學淪落淹抑非有正人起而振之則考亭之學幾不明於世矣西山先生學本知性道足濟世觀其大學衍義一書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爲格物致知之要以崇敬畏戒逸欲爲正心誠意之要以謹言行正威儀爲修身之要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爲齊家之要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其有益於天德王道大矣此故明大學士楊一清

等所以上言自古經史大義具在宋儒真德秀所撰
大學衍義一書請修故事曰令儒臣進講也而文章
正宗一書華而不縟質而不俚其所輯以明理義切
世用爲主亦爲後學之津筏焉按公起泰定卒端平
躡蹻登朝廻翔敷歷出縮銅墨入典絲綸不爲不久
卽筆札奏對侃侃直言往往動人主之聽然卒不能
振積弱頽靡之宋者何也蓋是時史彌遠方用事而
濟王竑不得其死忌人言之史與公勢不兩立迨史
死而後召公入參政則公之年已衰矣文公阨於佞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胄公阨於彌遠後先若出一轍其時媚彌遠者曰真
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蒙面喪心一至於
是然公之大學衍義煌煌昭著曰星開拓太平爲金
華殿中必不可少之敷陳說者謂曾子得聖學之宗
公之學得曾子之宗良非誣也文公通鑑綱目表章
亦出於公公之有功於正學大矣公疏泰定卒端平
又曰聖人之學莫要於致知格物而致知格物之解
至程朱而始明然西山先生發揮之尤爲詳盡也其
講筵卷子進呈有云臣按格之一字先儒訓釋不同

至程子乃以格訓至如舜典格於文祖之格其義始明朱熹常言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理無形而物有迹若止言窮理恐人索之於空虛高遠之中而不切於已其弊流於佛老故以物言之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理則是於實處用其功窮究得多則吾心之知識自然日開月益常人之學不就實處用功而馳心於高妙猶且不可况人君以一身應萬事萬物之變若不于事物上窮究豈惟無益而已將必如晉之空談梁之苦空其禍有不可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以理爲事之本事爲理之用二者相須本無二致此所以爲無弊也

按集中講此條文字尙多今取其畧

趙復

按學術之闕於世也顧不重哉方金元之際兵戈擾攘禮崩樂壞庠序之地鞠爲茂草而爲士子者躡屨擔簦或死於俘或死於荒奔走丐食之不贍又何暇學問之事哉况金元之取士惟事詩賦濂洛闕閩非所素聞也趙復以兵燹之餘被髮徒跣仰天而號固將塋江魚之腹矣姚樞救之間闕馬首之間獨抱遺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經傳於河朔使北方士子知有程朱之學者豈非復之力與雖然相齊之功人曰管仲而識者以爲鮑叔滅項之績人曰韓信而識者以爲蕭何何者匪鮑則不知管匪蕭則不知韓此古人所以進賢受上賞也姚樞之於復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彼其於復之所學深嗜而篤好之言之於朝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復乃作傳道圖師友圖希賢錄伊洛發揮標其宗旨迄於今世遠言湮其書雖不流傳然其源流之正則亦因此而可想見矣嗣後許衡郝經竇默劉因皆得

其書而尊信之爲元名儒然則金元之際闕斯道之通塞者江漢先生也使當日無先生則河朔之學者不過功利詞章之習雖勉就事業於一時烏能有姚樞許衡竇默劉因諸人如是之盛哉然則江漢先生之瀕死而不死者亦天意之所爲非人力也余考會典先生不在從祀之列豈非以其遺書之不見於世與然天生賢者以覺斯世斯民先生之功德既有其實何可使之湮沒而不表見於後世耶余是以讀其遺傳爲之流連而不能去云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七

金履祥

按吾讀仁山先生通鑑前編及其自序之文不能不掩卷而嘆也以彼抱濟世之才瓌瑋鴻碩倘得時而駕誠舟楫鹽梅之列矣顧蓬戶自甘綴輯前聖之遺文網羅先賢之緒論孜孜不倦不求知於世世亦莫能知之司馬遷所謂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未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豈不然哉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若仁山者其近之與自唐堯暨周威烈王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之間治亂得失

禮樂征伐典章度數燦然備焉顧其爲書在明二帝
三王之道以正子史雜書之失非但紀載年表已也
觀其自比於荀悅王通且曰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
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於千載之下者此
編之所望也蓋不自知其言之悲矣余謂有司馬溫
公之資治通鑑必不可無朱文公之通鑑綱目有朱
文公之通鑑綱目必不可無金仁山之通鑑前編綱
目前編皆與聖人春秋之意相發明者也第其爲書
闕深奧衍有殷盤周誥之遺意世之能讀之者固已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六

劉因

按吾嘗過保陽西望太行東瞻滄海想見古之賢聖
渡白溝易水正值涼秋九月風起水落蕭蕭之聲颯
然在耳則不禁喟然曰山川若此其篤生人物豈但
荆軻田先生之流而已乎後讀劉靜修文集而愛之

嘗竊評曰靖節之後一人而已雖然世多稱靜修之詩而靜修之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爲人則亦未之詳也蓋靜修之學得之堯夫先天圖書之意而其爲人則以王佐自命羞管晏而企孔孟或者謂其爲獨善之學殆不足以知靜修也觀其應不忽末之薦已受贊善大夫之詔而上宰相書諄諄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爲言扶病拜命其非以高人隱士自居也明矣不幸而天奪之速耳使其得志行道其尊主庇民未必不過於魯齋也元帝擬之以古所謂不召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臣歐陽子贊之以麒麟鳳凰嗚呼麟傷鳳杳不見於世也久矣惟大賢足以當之先生之風與郎山雷溪而俱不泯也乃擊節讀希望解而歌先生太古滄浪之詞曰湛爾太虛兮性命之所居兮皓爾太素兮元氣之所寓兮羲軒遼兮吾誰歸兮孔吳邈兮吾將疇依兮

曹端

按聖人之道天下愚智賢不肖皆不敢以爲非也而其弊在視爲故常而不知其所以然異端之道天下

愚智賢不肖亦未必盡以爲是也而其弊在習俗相沿而不敢議其所以謬非有明理見道晰義至精者焉能卓然不惑乎近世學者鮮有不入於異端矣方其垂髫之年亦嘗讀聖人之書學聖人之道無奈心粗氣浮所事者訓詁文辭而已及其長也嗜好日紛涉獵日褻所行之事違悖於理所萌之念流蕩於非其心亦有所不慊自憂自懼一聞輪迴報應之說則不覺其入之之深于是乎捐家貲而修寺建塔齋比丘而禮懺拜佛五體投地流汗盈額不敢告疲自以

爲精誠之至也問其意之何爲則曰吾將以消災祈福耳薦我祖先父母耳甚或奔走名山號招徒衆建旌旗而悠悠長途鳴金鼓而行行且止男女羣聚不分曉夜聖水神符妖言邪法雜然並作此張角之所以亂漢韓山童之所以亂元也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大蠹賊哉是以聖王制禮天子祭天地及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春秋報賽不過土穀之神不欲其瀆於淫祀以惑斯民之視聽也然士大夫亦有知此禮者而主見

不定以爲習俗相沿旣已久矣彼亦未能真知其是非姑且爲之以悅俗子是何其不思之甚也月川曹先生明理見道卓然不惑又不特已之不惑已也而作書奉親諭之於道其親亦遂隨之而行豈非孝之大者乎夫師道立則善人多月川篤行好學如此前後霍蒲二十餘年弟子之見雋者名譽颺起然而方伯不達之薦書朝紳不登之啓事卽賢如文清號爲石交亦未聞爲之鴻獎游揚則其抱道無求安貧知命必有大過于人者矣其太極通書西銘述解及語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一

錄等書亦多有所發揮此彭澤所以稱爲明朝理學之冠也昔者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若月川者其有見於此與

又曰月川之學所謂崇德修慝辨惑者其庶幾矣論孔顏之樂有云周子每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欲學者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端竊謂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

有其樂耳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此一段最說的實切不開後人揣摩之端又如他人闢浮屠之學甚費唇舌夜行燭所引數條明白顯易如引朱子謂學者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而已是極大罪名了其他更不消說可謂老吏斷案不可移易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胡居仁

按今人之學祇緣不識心性學無所主所以分門別徑愈遠而愈失之卽或依傍先儒之言勦襲著述反而求之不得於心則亦徒騰口說而已矣卽如主敬之說世儒皆能言之問其何以主敬則曰主一無適之謂不則曰常惺惺法不則曰整齊嚴肅是皆述先儒之言固於敬之義有合矣而心之動靜之幾鮮有能辨之者是以或以靜爲無心動爲自然而天命之理須臾不可離者竟以昏惰放逸而失之其於中庸

首章存養省察之意相去遠矣蓋人心刻刻皆天理而非有發未發之殊也君子刻刻皆誠敬而非有動靜之殊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正謂此也敬齋先生其學非有大異于人者惟是敬之一字看的真守的定故曰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又曰敬該動靜未發時要操得密已發之後要察得精又曰釋氏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

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豈非有見於白沙之謬乎至於論郡縣得人亦可爲治不必封建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貞觀之治其於經濟亦有用世之識非迂濶而不知變通者謂朱紫陽註叅同契陰符經爲無謂尤爲確然之見蓋陰符權謀之書戰國人作之僞託黃帝叅同形容法象之言未可執以爲刀圭之階梯也自白沙與敬齋分途而白沙之後漸失漸遠所謂岐路之中又有岐路天下之學術人心由此日謬由是觀之敬齋之學純正無疵誠足以砥柱狂

瀾而干城名教者矣

羅倫

按士者世之所恃也其心正足以救世之邪其品真足以矯世之僞其識遠足以破世之迷其力鉅足以維世之衰風波震撼而不驚饑寒困窮而不悔若是者雖里巷小人姍笑之而天下豪傑咨嗟贊嘆聞風嚮慕之風俗不至靡壞忠孝不至傾頽天理人心不至泯滅此世之所恃以爲命也否則陳說理道訓釋義類雖書窮二酉五車文擅雕龍繡虎奚足貴焉如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孔光宰輔重臣而拜謁董賢馬融絳帳受徒而黨附梁冀戴德曲臺名儒而治行不法祝欽明自舞八風而五經掃地是以君子寧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誠有鑒於此也若一峯羅先生者吾無間然矣觀其萬言答策古諺龜鑑忠肝鐵石及至上書論奪情之非爲綱常教化計非爲一身名譽計也遁跡窮山炊煙不給妻孥晏然無有憂色元亮乞食高致亦何以過此乎嗟世風之日下也狀元三場一生喫着不盡自宋已有此語而王沂公志不在温飽功名赫奕若一

峯先生者使其緘默優容十年可至宰相而奮然不爲豈非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不屈於物欲不惑於世俗之所爲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峯先生足以當之矣至於智慧之朗徹學力之精瑩於聖人之道卓然有見載在集中又非僅一文章氣節之士也後之尚論者於斯宜知所考焉

蔡清

按自伏羲開天堯舜禹湯文武相繼治世而道法相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五

傳綏猷立極天地萬物由此位育而無顛仆之患矣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然先聖之仁義禮樂託以流傳後世者在乎方策之間耳故孔子刪述六經以告萬世而秦皇李斯遂爲萬古罪人朱紫陽孜孜矻矻勤苦一生著四書集註通鑑綱目垂教後世而明初四書五經大全家絃戶誦士大夫不敢爲新奇可喜之說此所以一道同風也自新奇可喜之論出而後世人心與之俱變矣蔡虛齋之四書易蒙引其發揮先儒之理真可謂切問

而近思者觀其句櫛字比不厭再三詳慎初不敢爲
新奇可喜之說其嘉惠後學之心亦良苦矣余嘗好
讀陶元亮飲酒詩其詩曰羲農去已久舉世少復真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凰雖不至禮樂暫得新
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
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
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虛齋者可謂之問津六
籍者也豈與後之鹵莽滅裂離經畔道拋棄傳註自
矜妙悟者同日而語哉若其人之耿介絕俗有守有
爲則何喬遠之傳已詳之矣

又曰虛與空不同空者實無所有虛則有冲通之意
譬如太虛之中萬象森然而非有形迹之可求也易
曰君子以虛受人其繫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而夫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夫不曰無
思無慮而曰何思何慮蓋思慮人之所不能無者惟
在順以應之而無將迎意必之私而已若盡絕思慮
則土木矣蘇東坡曰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
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

避就之哉此山澤通氣所以謂之虛而能通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良以此也釋氏則不然枯槁寂滅
一切思慮以爲必不可有之物則盡舉而空之三綱
五常可空也山河大地可空也往古來今可空也身
體髮膚可空也然又懼儒者闢之則曰有真實義在
空而不空究其所謂空不空者何有哉蔡介夫學主
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爲應此得聖學
之要矣蓋聖學雖主於敬而其體則本於虛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此之謂心如太虛故曰窮神致化德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七

盛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羅欽順

按自孔孟以後心性之說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謂道
心爲一心謂人心爲一心夫人七尺之身而果有二
心也哉謂天命之性爲一性謂氣質之性爲一性夫
人方寸之心而果有二性也哉彼此持喙各爭所長
發難盈庭白首不決嗟乎此之不思不辨而尚何以
學問爲也介生也晚不及登鄒魯之堂亦不及侍濂
洛之側惟是積年向學亦嘗有志於此嘗欲明白剖

露以告天下之人若但陳其端勿竟其指以待學者
之自悟則吾道未必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而異端出
而逞其高渺悠謬之說以誤世也非小矣是以妄爲
發洩以求正於海內賢人君子而不自知其言之支
離焉蓋曰人心者卽人之所以爲心也此心最虛最
靈具萬理應萬事然不能不託於形質氣血而此形
質氣血者交物而情生情生而得失分矣故曰惟危
危者如臨高臨下站的定則安於泰山站不定則危
如累卵非謂人心全是私蔽而與道心爲二也道心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六

表格于上下豈非體天建極修道立教之統會哉世之儒者不患不知道心患在專以人心爲不善之物此其所以岐而二之何不返而驗之吾心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其已發道心人心果係二物果有二時否耶羅子允升余向未見其所著述及讀名山藏至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爲性以人心爲情等語不禁擊節嘆悅手舞足蹈竊以爲好學深思晰義至精如是宋人所謂不傳之絕學者其在於此耶陽明之儒所謂五霸假之夫豈不談仁義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王道哉而格物之論牽強附會不合於聖人博聞約禮擇善固執之義其自言宗旨云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而又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論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荀子性惡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其亦悖謬之甚矣白沙老禪衲子耳碧玉樓中終日兀坐已落一偏之習况其出處之際多有可議授官之後不謝而去擁騶從列父槩揚揚得意無怪乎嶺海宿學仕於朝者不之許也至於陸象山之高明楊慈

湖之直捷自朱文公而外豈易多得但其立說大高
六經註我恐開後學空虛浮幻之漸故執德論道之
君子詳慎而不敢輕許之非陽明白沙之比也或曰
聖人惡許以爲直者道至大矣於人何所不容而子
颺颺以言求勝是意見之未化也余曰否昔者子輿
氏於戰國諸子多所排斥而朱文公於王仲淹陸象
山皆深惜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余與羅公不約而
符爲後世學者慮深遠也若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
者焉張子已自言之矣又可以置之不論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顧憲成

按當萬曆之初張太岳權勢炎灼其陷害高新鄭一
案仕路之人皆不平之而其餘舉動乖謬者多奪情
一事吉水鄒元標出疏攻擊高邑趙夢白先生與無
錫顧涇陽先生暨南樂之魏懋權兄弟漳浦劉廷蘭
等實有聲氣水乳之同嗣在銓曹因推舉閣部不合
於政府而水火之隙開迨投閒家居乃以講學爲事
而天下由此有東林之目矣璫禍旣作楊左殞命白
馬清流之禍寃慘同轍觀往事至此未嘗不爲之太

息也夫黨錮之禍作而漢以亡然李固杜喬諸人不
可不謂之君子也道學之禁興而宋以敝然朱晦翁
蔡元定諸人不可不謂之賢者也昔者宋之龜山亦
嘗講學於東林矣不聞其有門戶之目涇陽先生初
亦爲明理闢邪計耳豈料後之攻伐君子者借以爲
口實哉此世道之不幸非諸君子之過也至其講學
闡明性善氣質之說深辨無善無惡之謬雖其議論
亦時有出入之疵然認的性字明白如劄內所言性
相近對遠字而言孔孟之旨同歸於道性善別氣質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早

於性則性明溷氣質於性則性晦性太極也諸子百
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可以破從來之惑
非有絕人之聰明慎思明辨之極者不能及於此也
嗟乎自孟子以後性之不明也久矣宋儒雖以氣質
之說參之而晦翁伊川其註解性相近惟上知下愚
章已自不同愚嘗告學者以人性皆善自古及今自
聖及凡實無二理氣質清濁厚薄雖有不同然亦非
惡也故論性不論氣不侷論氣不論性不明此二語
最說的是但氣質則云氣質不必云氣質之性耳孟

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者氣之用人自不善用之於氣質何尤韓昌黎云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性善之說斷宜確遵孟子而紛紛告子之唾餘後世學者當視爲淫聲美色蕪穢不潔之類盡掃而空之若是而人皆可以爲堯舜直登孔孟之堂直參精一之秘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成位乎其中耳不然二三其說以疑惑天下後世之耳目不特有負於聖賢諄諄切切教誨之苦心而於天之所以與我者若離若合乍得乍失其所虧負者多矣可不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聖

於此求知求覺而乃悠悠泛泛無所聞而死乎余向爲是論今誌於此以質諸海內學人有志於見知聞知者不然而二三其說以疑惑天下後世之耳目不兼濟堂文集直參高攀龍語而天下之理得成位乎其中按高存之先生天姿清虛不染嗜欲而學力有以濟之觀其一生涵養在于主靜主靜非求寂也以觀吾性之未發耳用力在於格物格物非多識也以明吾性之本善耳而其教人先讀小學近思錄其言曰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又曰中庸二字乃千聖傳心之妙堯舜禹湯只此中字至孔子添一庸字中字始有着落中不庸則中落於懸虛庸不中則庸落於迹象又曰學必由格物而入有物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觀此則先生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而無近日學者之失可知矣先生編朱子節要而五先生之書合而爲一高彙旃復編高子節要而六先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聖

生之書合而爲一先生之方軌文清而紹繼朱子無疑也至于立朝丰采自行人以至總憲忠君愛國始終如一執持風紀銳意澄清卒爲貪婪之徒反噬構陷甘投止水不受羈辱屈靈均憔悴汨羅楊伯起慷慨夕陽千古同悲而或者謂其有殺身成仁之勇無明哲保身之智不知時事至丙寅丁卯天地晦冥與伊川之貶涪州元定之竄道州更自不同從容就義生平學力靜定正見於此先生曰學者人之性也心如太虛本無生死非聞道而有真知能如是與學者

於遺書節要詳玩深思之可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孤山書齋叢書

